邃懷堂全集

邃懷堂駢文箋註卷五

寶山袁翼著　　門人高安朱鏻箋註

李吟薌三山遊仙詞草序

金鑪黼帳弛衵服於上宮皓腕元芝接良媒於遠漵鬱胸春眉蒲之思嫋兒姿震男之儀要皆碧落空花丹田慧果姚媽騷興焦水謎詞以至鬢影顏肩賦傳徵士金樓媟史述自眇僧覓匏匹於忉利天中通絮語於摩訶池上輭羅蠟疎桑音鼎沸萃情苗而濬慾罅有自來矣李子吟薌少客閩士仙遊晉江往來如織川野縟藻紈縠姣嬈飲綠珠之井黯照一郵登鄂君之舟香留三日

泉男化女夙聞是言況僑士鰥覊昳娄雁愕飛卿蛺蝶
骰子助其相思都尉鴛鴦胭脂擁於異域乎夫愛流擬
膕性緒絲縈芽蘖乎闈幃富媪乎妙窽未空五蘊祇縛
三心當其邸舍淒寃一腔勺灤短牆蹐步數咳棄欷歌
離再夢之天儲淚量愁之地孃呼夜度雉唱朝飛擲果
簾前身未回而釧動數錢鑪畔腰雖窄而衫寬維時李
子慘綠璧人吟紅綺歲蘽砧之體代答陰宮縮屋之貞
雅懷文履未免寄花葉於朝雲叩鞿扃於夜月雛鬟錦
瑟少女靈簫被襲龍涎別有斑犀之盒窗圍蠣殼不驚
打鴨之聲或木蘭陂由鯉子湖深入麗疑神家浮若鷺

綠幺㛹郎之歌青翰珠娘之槳迴瀏照額泛釀調喉水
仙不好樓居錦纜繫來猳寄斯又窮迷燕玉隄號蓮兜
蜃霧蛋煙之外蕩子不歸單舠虛舸之間是鄉可老者
矣夫靡曼悅魂麀牝幻相攬薌澤於心神結蠑蛾於寢
饋姪席不發魔斤自伐勞人所大怵也評黃譽黛訪態
要娟贈芍藥之刀圭記荔支之門巷粉題肉核團成歡
喜之丸雞枕芊鐙偷隸坤靈之牒張八生硬鄭五俳諧
又拘方之士所引繩也李子腰襻飛神面首作腰雖玉
臺對簿無可理辭而油壁同心尙非獵色因述所遇託
諸遊仙杜牧遲來微之悔過悼萍梗之漂蹤惜蕣英之

促君念奴阿子蠻語零星南浦西樓穗光搖雨異羅虬之薄倖幸免泥犂較元獻之麗情已成綺障至若點芙蓉之頰奪豆蔻之胎閉譽姐於中涓辱邯鄲於廝養斯則貯唾壺之血灑作紅鹽壓嫁篋之衣盡灰金縷情之所鍾有生同感焉耳一聲越調重彈老大之琵琶千里楚天猶有可疑之雲雨

李吟薌名淮號吟薌　三山〔福州志〕城中三山東南曰千山西南烏石山一日道山北曰越王山一曰閩山　遊仙〔案〕文選何劭郭璞並有遊仙詩唐人曹唐效其體曰大遊仙小遊仙　金爐鵲帳〔司馬相如美人賦〕鵲帳高張有女獨處〔案〕金爐即西京雜記云長安巧工丁緩作臥褥香爐一名被中香爐是也〔溫庭筠〕常林歡歌錦薦金爐夢正長東家咿喔雞鳴早　祖服宣左

十年傳皓腕元芝曹植洛神賦攘皓腕於神滸兮采湍瀨之元芝胸春易林解我胸春

案郎詩所謂髮心加擣也眉繭見鄉心寒話圖序兌妾震男易兌為澤為妾又震一索

而得男故謂之長男碧落案碧落紫落皆天也翟楚賢碧落賦其靜也體象皎鏡是開碧落空

花梁昭明太子詩意樹發空花丹田黃庭經丹田之中精氣微玉池清水上生肥姚嫿

騷興書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史記索隱皇甫謐云舜生於姚墟因姓姚氏翟騶文姬姜是倖比

則姚嫿離騷九歌王逸注堯二女娥皇女英隨帝不及墮於湘水之渚因為湘夫人魚水謎詞

管子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曰浩浩乎育育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

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管子曰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我不識婢子曰

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甯子其欲室乎注魚水喻人配偶戚有伉儷之思故

陳此詩說文謎隱語也劉勰文心雕龍諧隱自魏代已來頗非俳優而君子嘲隱化為謎語謎也者迴互

其辭使 書影顏肩 陶淵明閑情賦願在髮而爲澤刷
昏迷也 元鬢以頹肩悲佳人之屢沐從白
水以枯煎又願在晝而爲影常依形而西東悲高樹
之多蔭慨有時而不同禮記鄭注顏延年
陶徵士誄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節採有
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 金
樓 南史梁后妃列傳元帝徐妃無容質不見禮於帝
二三年一入房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爲
半面妝以俟帝帝見則大怒而出妃與後堂瑤光寺智
遠道人私通帝左右暨季江有姿容又與淫通太清
三年逼令自殺妃知不免乃投井死帝制金樓子述
其淫行案南史梁元帝紀帝著金樓子十卷直齋書
錄解題云金樓子梁元帝爲湘東王時所述也雜記古今
聞見又云帝云金樓子序云年在志學躬自搜纂以爲一
家之言云云據此史云爲述徐 眇 僧 南史梁元帝紀
妃淫行而作可以證其誣矣 元帝諱繹武帝
第七子也初武帝夢眇目僧執香鑪稱託生王宮既
而帝母在采女次侍始褰戶幔有風回裙武帝意感
幸之采女夢 月 匏 匹 曹植洛神賦歎匏瓜之無匹案
墮懷中遂孕 宋史天文志匏瓜五星在離珠

北天子果園也

忉利天〔法苑珠林〕欲界十天六名三十三天總名忉利天

摩訶池見書薛濤詩集後

桑音〔禮樂記〕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

鼎沸〔左思蜀都賦〕諠譁鼎沸則哤聒宇宙

仙遊〔乾隆府廳州縣志〕福建仙遊縣唐聖歷二年析莆田置清源縣天寶元年改今名

晉江〔陸楙仁泉南雜志〕泉州有晉江晉南渡時衣冠士族避地於此故又名晉江〔案〕乾隆府廳州縣志福建晉江縣唐開元六年析南安縣置在晉江之北因名

綠珠井〔劉恂嶺表錄異〕綠珠井在白州雙角山下昔梁氏有容貌石季倫以圓珠三斛買之梁氏之居舊井存焉耆老傳云汲飲此水者誕女必多美麗里閭有識者以美色無益於時遂以巨石填之邇後雖有產女端嚴則七竅四肢多不完全異哉

鄂君舟〔說苑〕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立乎流水之上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曰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然作色而不言莊辛遷延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子皙乘青翰之舟會鐘鼓之音越人擁楫而歌曰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乃揄修袂行

而擁之舉被而覆之

繡香留三日 襄陽記劉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席三日香

泉男化女 杭世駿榕城詩話泉州男化州女諺言色之美也

僑士鰥羈 案旅寓曰僑居書堯典偽孔傳無妻曰鰥

飛卿蛺蝶 舊唐書本傳溫庭筠太原人本名岐字飛卿 雪浪齋日記溫庭筠小詩尤工如牆高蝶過遲又蝶翎胡粉重雅背夕陽多皆工句也

骰子相思 溫飛卿新添聲楊柳枝詞井底點燈深燭伊共郎長行莫圍碁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 高承事物紀原骰子聲譜云博陸采名也魏陳思王曹子建製雙陸局始置骰子二至唐末有葉子之戲未知誰置遂加骰子至六

於都尉鴛鴦 李陵贈蘇武詩昔為鴛與鴦今為參與辰 駱賓王和學士閨情詩啟李都尉鴛鴦之詞纏綿巧妙 漢書李陵傳武帝以為有廣之風拜為騎都尉

胭脂擁異域 古今注紂以紅藍花汁凝作臙脂以燕國所生故曰燕脂塗之作桃紅妝 案胭脂本作燕支而俗乃用胭脂或作胭脂焉支不知何義 案漢書李陵傳大閼氏欲殺陵單于匿于北方大閼氏死迺還單于壯陵以女妻

之李陵答蘇武書生爲別世之人死爲異域之鬼愛流文選王簡栖頭陀寺碑文愛流成海撓

觸嵇康琴賦觸𢹂如志唯意所擬性緒江淹立學詔所以振才端啟發性緒昭芽蘖淮南子萌兆芽蘖未有形埒垠堮富媼漢書禮樂志郊祀歌后土富媼昭明三光注張晏曰媼老母稱也坤爲母故稱媼海內安定富媼之功耳

五蘊心經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注五蘊者就眾生所執身器界質礙形量之物名爲色以現前領納逆順二境能生苦樂者名受以緣慮過現未三世境者名想念念遷流新新不住者名行明了分別者名識五者皆蓋覆真性封蔀妙明故總謂之蘊亦名五陰亦名五眾

縛維摩經有方便慧解無方便慧縛言未能悟徹也五燈會元四縛一貪二嗔三戒取四見取不出三界不得解脫故名四縛

三心菩薩善戒經菩薩心有上中下徐陵長干寺眾食碑亦有三心未滅七反餘生陳士元象教皮編三心者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也皆妄心

一腔勺漾張衡思元賦心勺藻其若湯注勺漾蒸貌

踏步說文踏小步也

棄欲漢書中山靖王

傳天子置酒勝聞樂而泣問其故對曰臣

歌離弔夢

聞悲者不可為絫欷思者不可為歎息

羅隱蟋蟀詩府 成

有動歌離弔夢

儲淚量愁

蘇軾和沈立之留別詩

試問別來愁幾許春江

萬斛若為量陸游詩若

無船貯酒將奈斛量愁

夜度

古今樂錄夜度娘倚歌

也辭云夜來冒霜雪晨

去履風波雖得敘

微情奈儂身苦何

雉朝飛

吳兢樂府古題要解雉朝

飛者舊說齊宣王時犢沐

子年七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雉雄雌相隨意動心怨

乃仰天歎曰聖王在上恩及草木鳥獸而我獨不獲

因援琴而歌以自傷其聲中絕案楊維楨樂府雉朝

飛序琴操有雉朝飛多指犢沐子之作據揚雄所記

則曰雉朝飛者衛女傅母之所作也衛女嫁齊太子

中道聞太子死問傅母傅母曰且往當喪喪畢女不肯

歸終之以死傅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於冢上鼓之

忽有雉出墓中傅母撫雉曰女果為雉也言未畢雉

飛而起故其操曰雉朝飛予以犢沐之歎不如衛

女之善死有關世教也故賦以補樂府之缺云

擲

晉書潘岳傳岳美姿儀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

果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車而歸

釧動劉孝綽咏姬人未肯出詩帷開見釵影簾動聞釧聲數錢蕭子顯美女篇朝酤成都酒暝數河閒錢岑參邯鄲客舍歌邯鄲女兒夜沽酒對客挑燈誇數錢酩酊醉時日正午一曲高歌壚上眠慘綠張固幽閒鼓吹潘炎拜侍郎會同列其妻簾下視之問末坐慘綠少年何人曰杜黃裳曰此人全別大是有名卿相璧人天中記引衛玠別傳玠髫亂時乘白羊車於市上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爲璧人吟紅詩話總龜應了和詩蠟炬短燒紅風過落花紅雨岸夕陽紅號三紅秀才綺歲梁張纘離別賦太常劉侯前輩宿逮余在綺紈之歲已欽其風矣葉砧樂府古題要解古辭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陰宮真誥闡幽微篇羅酆山有六宮第一宮名爲紂絕陰天宮人初死皆先詣紂絕陰天宮中受事縮屋貞毛萇詩傳曰昔顏叔子獨處於室鄰之釐婦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北齊書廢帝紀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文履曹植洛神賦踐遠遊之文履曳霧綃

之裙

輕花葉朝雲　李商隱牡丹詩我是夢中傳綵筆欲書花葉寄朝雲

鬆扇夜月　杜光庭錄異記歲燃鎖金縷相連屈曲在人太平廣記元稹鶯鶯傳是夕紅娘復至持綵牋以授張日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

錦瑟　李商隱房中曲詩憶得前年春未語含悲辛歸來已不見錦瑟長於人全唐詩話李義山有錦瑟詩人莫曉其意或謂是令狐楚家青衣

靈簫　眞誥九華安妃即金臺李夫人少子道成愛太上書署賜姓安名鬱嬪字靈簫雲笈七籤作虛簫

龍涎　無名氏香譜龍涎於香品中最貴重出大食國海旁有龍氣籠山間其下有龍蟠臥土人更相守視雲散龍去往採可得其餘涎多亦不過數兩

斑犀盒　蔣防霍小玉傳盧氏方鼓琴於牀忽見自門拋一斑犀鈿花盒子方圓一寸餘裏有輕綃作同心結墜於盧氏懷中

窗圍蠣殼　李時珍本草綱目南海人以蠣房砌牆燒灰粉壁

打鴨　見書薛濤詩項後

木蘭陂　輿地記木蘭陂在蒲田縣南木蘭山下

鯉子湖　大淸一統志九鯉湖

在興化府仙遊縣東北漢元狩間何氏兄弟九人煉丹於此既成遂各乘一鯉仙去因名

人麗

曹植洛神賦覩一麗人於巖之畔迺援御者而告之曰爾有覿於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豔也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則君王所見無乃是乎

家浮若驚

唐書張志和傳顯為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

綠幺

段安節琵琶錄綠腰即錄要樂工進山錄出要者以為名誤為綠腰又誤六幺

鯿郎

梅堯臣詩鯿郎唱櫓燕尾平

青翰上見珠娘

述異記越俗以珠為上寶生女謂之珠娘生男謂之珠兒

水仙

袁郊甘澤謠陶峴自製三舟備極堅巧一自載一致賓一貯飲饌吳越之士號為水仙

樓居

史記封禪書公孫卿曰仙人好樓居

猳寄

史記秦始皇紀夫為寄猳殺之無罪男秉義程索隱曰猳牡豬也言夫淫他室若寄猳之豬也

燕玉

杜甫獨生詩援老思端王趙倢曰燕玉婦人也

蛋霧蛋煙

嶺南異物志蠻煙蜃雨無別晨昏蜃蛟蜃也北史蠻獠傳南方曰蠻其流曰蛋曰獽曰獠曰㐌太平寰宇記蛋戶乍在汎海居於舟船隨潮往來捕魚為業

蛋戶蕩子

見注

擬王子安春思賦

單舸疊舸 酈道元水經注博水方數里是或單舟採菱或疊舸折芰

鄉可老 見書王義士柳枝詞後

靡曼 列子簡鄭衛之處子娥媌靡曼者施芳澤正蛾眉

虛牝 大戴禮邱陵爲牡谿谷爲牝文選殷仲文詩哀壑叩虛牝

薌澤 史記滑稽傳日莫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堂上滅燭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

心神 李冗獨異志北齊侍御史李廣博覽群書夜夢一人曰我心神也君役我太苦辭去俄而廣卒

螓蛾 詩衛風

嬌席 見書王義士柳枝詞後

魔斤自伐 白居易自到潯陽生三女子因詮眞理用遣妄懷詩頂愁嫁娶眞成忠細念因緣盡是魔列子月愛新色命曰伐性之斤

訪態要娟 王林野客叢話蘇州名妓見於樂天詩中姑錄出以資好事者一笑其詩曰李娟張態一春夢周五殷三歸夜裏又曰李娟張態君莫嫌亦便隨宜且敬敢指當時妓姓名

勺藥 司馬相如子虛賦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文選李善注晉氏之說以勺藥爲調和之意枚乘七發曰勺藥之醬然則和調之言於義爲得案論衡譴告篇云[illegible]

酒於器烹肉於鼎醎酸淡苦不應口者出人勺藥失其和也是漢人相承解並同　刀圭　神仙傳沈
羲吳郡人學道於蜀老君使玉女持金案玉杯盛藥賜羲曰此是神丹飲者不死夫婦各一刀圭　荔
枝門巷　三輔黃圖漢武帝破南越建扶荔宮以荔支得名也　粉題　太元經粉其題頟兩其渥
須祇無妹又粉題兩須不可忍瞻也家說文題額也　歡喜丸　法苑珠林五百鹿車載種種歡喜丸
雞枕　見書薛濤詩集後　羊燈　梁簡文帝對燭賦金羊燈火不須然庾信七夕賦兔月先上羊
燈次安　坤靈牒　陶穀清異錄伯氏虞部有女寵朱起留意有青巾以扇授起曰是坤靈扇子凡
訪寵以扇自蔽人皆不見自此往來無阻青巾蓋仙也　張八　墨客揮犀北都有妓女舉止生硬土
人謂之牛張八　鄭五　見書幾社考後　引繩　荀子正道而辨姦猶引繩以持曲　腰襻　韓愈
崔少府攝伊陽以詩及書見投因酬三十韻詩男寒澀詩書妻瘦剩腰襻集韻衣系曰襻　飛神　關尹
子知夫此身如夢中物隨情所見可以神飛　面首　作腠　南史宋前廢帝紀山陰公主淫恣過

度謂帝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後宮數百妾惟駙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為立面首左右三十人【索】外夫謂之面首

玉臺

見書王義士柳枝詞後

對簿

【史記】李廣【傳】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

油壁

見書王義士柳枝詞後

杜牧遲來

【麗】情【集】杜牧遊湖州刺史崔君素恐致諸妓牧覩之殊不愜意願張水嬉使州人畢觀冀於此際或有閱焉刺史如言至日兩岸觀者如堵有老姥引鬟髻女年十餘歲牧熟視曰此真國色也接至舟中牧曰且不即納後十年必為此郡十年不來乃從爾所適牧歸後乞守湖州比至郡已十四年矣孫使召之其母曰向約十年不來而後嫁嫁已三年生三子矣牧賦詩自傷曰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

微之悔過

【元】稹【鶯鶯傳】時人多許張爲善補過者【案】王性之辨證云僕案微之所作傳奇鶯鶯事蓋微之自敘特假他姓以避就耳

萍梗

【陸】肱【萬里橋賦】家本江都羨波濤而自返身留蜀地偶萍梗以棲憩

蕣英

【詩】毛【傳】舜木槿也【爾雅釋】草樊光【注】其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

與草同氣故在草中

念奴（元稹連昌宮詞）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自注）念奴天寶中名倡善歌

阿子（晉書樂志）阿子及歡聞歌者穆帝升平初歌畢輒呼阿子汝聞否語在五行志後人衍其聲以爲此二曲（古歌）阿子復阿子念汝好顏容

蠻語（世說排調）郝隆爲南蠻參軍三月三日作詩曰娵隅躍清池桓公問何物答曰蠻名魚爲娵隅桓公曰何爲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一蠻府參軍何爲不作蠻語

南浦西樓 南浦西樓皆詞曲名（宋 御選歷代詩餘）南浦楚詞送美人兮南浦後人傷離情別者輒取以用之詞取以名雙調一百二字（又）倚西樓雙調五十七字

穗光（唐子西詩）昨夜燈花黍穗抽（僧善住寄宋子虛詩）夜燈花穗紅

羅虬 見書薛濤詩集後紅見注

泥犂（翻譯名義集）地獄梵稱泥犂

元獻麗情（天籟軒詞譜）宋晏殊字同叔仁宗朝平章事著有珠玉詞皆麗情之作卒謚元獻

綺幃（梁簡文詠內人晝眠詩）攀鉤落綺幃插捩舉琵琶

芙蓉頰（西京雜記）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

豆蔻胎（李時珍本草綱目）豆

蔻花作穗嫩葉卷之而生花生葉間南人取未大開者謂之含胎花

謇姐〔繁欽與魏文帝牋〕謇姐名倡〔李善注〕謇姐蓋亦當時之樂人

中涓〔漢書萬石君奮傳注〕師古曰中涓官名主居中而涓潔者也

邯鄲厮養見擬吳叔庠餠說

唾壺血〔拾遺記〕薛靈芸容貌絕世谷習守常山郡聘之以獻魏文帝靈芸別父母淚下霑衣以玉唾壺盛之壺則紅色及至京師壺中淚凝如血

紅鹽〔五代史四夷錄〕回鶻出紅鹽〔又〕晉天福三年于闐國遣使來貢紅鹽

金箋〔秦韜玉貧女詩〕每恨年年壓金綫爲他人作嫁衣裳

越調〔唐書禮樂志〕越調大食調高大食調雙調小食調歇指調林鍾商爲七商〔白居易詩〕鏦越調管絃高錚

老大琵琶〔白居易琵琶行〕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

楚天〔杜甫暮春詩〕楚天不斷四時雨巫峽長吹萬里風

雲雨〔李義山有感詩〕一自高唐賦成後楚天雲雨盡堪疑

天啟六君子贊并序

明熹宗之世太阿倒持逆璫煽虐鬼謀曹社孝陵之夜哭時聞劍賜杜郵遯左之長城已壞內則臺閣重臣稽顙於媼相外而封疆大吏接迹於閹門此輩清流投白馬而將盡皇帝乳臭置黃雛而可憐再世淪亡非不幸也然而松柏後彫於歲寒桑榆亟思夫晚補請斬童貫之疏我乃陳東願與杜密齊名卿眞孟博此六君子之所以措拄綱常也當讖與委鬼孽起妖狐百八罡煞錄已編成四十猴猻樹猶未倒爲六君子者指銅駝而長歎聞杜鵑而炳幾悲後患於莽蠶戒失聲於破甑北使

若來休詢朝事秋風乍起便引扁舟豈非明哲保身之道哉乃豺狼當道安問狐狸萋菲抽心勁於蕭艾銜衣折齒白簡飛六月之霜抉眼拔釘丹陛灑一腔之血亦謂疾疢彌年姑銷以丸藥虞淵欲墜可揮以魯戈强稱宣項壓任秦頭縱生一綱打盡之謀尚有九鼎難窺之慮盡自二十四大罪之疏入而于奴咋舌矣自熊廷弼汪文言之獄成而諸賢噬臍矣於是緹騎四出爭傳瓜蔓之抄鎮撫五刑復有羅簎之目積屍之氣蒸出妖芝裹帛之尻重加溼棍南衙贓簿飽五彪五虎而猶追東市朝衫呼列祖列宗而不省自古縉紳受禍未有若斯

之慘者也然而諸賢破生死之關求仁義之是心鍊彌丹血藏成碧院飛甘露拚白首以同歸鎩閃青燐對赭衣而含笑又何烈乎嗟乎茄花落後日照冰山木子歌來雨銷火樹觀端禮之碑金人怒𨂍祭灌亭之墓大鳥亜歸或有複壁餘生酒傭匿跡吉翎藏草元慶枕戈聀戴天於嘗膽之時幸完卵於覆巢之頃地非陽武響驚力士之椎殿異含元憤擊司農之笏此亦足以礪雌臣之魄而慰鰥輔之靈也已余讀明史及燕客雜錄至六君子被禍未嘗不掩卷三歎後諷其文集拜其遺像又肅然起敬知造物生此賢豪非欲挽明祉於將墟實陰

培士風於弈世也逆案昭彰紹述尙沿於南渡正氣磅礴道學毋詆乎東林乃各爲之贊曰泰昌短祚選侍據宮簾衣立撤顧命元功二十四罪魑魅繪容蒼鷹搏翅鍛於遥霄千將失手折其霜鋒於我何有刀砍東風楊忠烈公漣巖巖浮邱威生赤豸三朝作蠹忠義自許廬山一疏公稿先擬家國破碎何復多語咄哉道鄰竊入猘園公砒之出月光如炬左忠毅公光斗刷使佞佛了無恐怖願學賈彪不入黨錮禍淸南昌宵小構怒調停洛蜀遂與瑞忤人天種子自登覺路虞山錫山千秋兩顧顧忠節公大章衡臺懿直如呂大防矯矯奇氣鬱而不揚既爲翩鳳復爲

神羊世路鬼域我心日霸日有忠孝以代文章家書蠅

字神問語許周忠介公朝瑞字山示疾龍性難馴良知講學姚江之蘄孟曰取義孔曰成仁得其一體乃泯萬慮風霆碭駭蛇虺輪囷公於其間俯仰屈伸

袁忠節公化中魏公多難處家定識魏公晚達立朝定力公有良友都諫景逸公有令子從祀孝烈自譜萬言檻車操筆氣凌河嶽身膏斧鑕

魏忠節公大中

天啟六君子

明史楊漣傳漣字文孺應山人萬歷三十五年進士除常熟知縣徵授戶科給事中歷禮科給事中陞太常少卿擢右僉都御史進副都御史死璫禍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烈

明史左光斗傳光斗字遺直桐城人萬歷三十五年進士授中書舍人擢浙江道御史升大理寺丞進少卿

終左僉都御史死璫禍贈太子少保右副都御史謚忠毅明史顧大章傳大章字伯欽常熟人萬歷三十五年進士授泉州推官改補常州教授補國子博士稍遷刑部主事歷禮部郎中陝西副使被逮卒於獄贈太僕寺卿謚裕愍明史周朝瑞傳朝瑞字思永臨清人萬歷三十五年進士授中書舍人遷禮科給事中被逮卒於獄贈大理寺卿謚忠毅案謝旻江西通志周朝瑞以臨清籍發解本貫則江西南城人也白志據府志及人物志采入明史袁化中傳化中字民諧武定人萬歷三十五年進士歷知內黃涇陽擢御史贈太僕寺卿謚忠愍明史魏大中傳大中字孔時嘉善人萬歷四十四年進士授行人歷官吏科給事中死璫禍贈太常寺卿謚忠節案吳應箕熹朝忠節死臣周朝瑞傳王紹徽撰東林點將錄逆黨有指示忠賢者曰此一百八人皆欲殺祖爺者也忠賢入其說於是擇渠魁十人逮之名已定諸奸復推敲數日夜故先逮六人碧血錄六君子之獄天下皆知內外之魏爲之其死也則更有說焉楊左魏璫所甘心者也廣微實力圖之周袁顧則馮銓續爲之者也彼時銓新入政府感璫之特遇故殺三公以當謝京都貴

人言之向與銓爲龍陽之好者也

太阿

漢書梅福傳倒持太阿授楚其柄師古曰太阿劍名

曹社

左哀八年傳庾信哀江南賦鬼同曹社之謀

孝陵夜哭

明史五行志崇祖十七年三月辛丑孝陵夜有哭聲亦鼓妖也案明史太祖紀太祖葬孝陵

杜郵

史記白起傳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遂自殺

遼左長城

南史檀道濟傳宋文帝疾義康矯詔殺檀道濟檀曰何故壞汝萬里長城明史熊廷弼傳廷弼字飛伯江夏人萬歷二十五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三十六年巡按遼東廷弼言防邊以守爲上有十五利奏行之四十七年楊鎬既喪師廷議以廷弼熟邊事擢代鎬經略光宗崩熹宗立朝端方多事而封疆議起御史馮三元劾廷弼無謀者八欺君者三謂不罷遼必不保廷弼抗疏求罷朝議允廷弼去以袁應泰代天啟元年瀋陽破應泰死復起廷弼於家而擢王化貞爲巡撫是時廷弼主守化貞一切反之自是經撫不和二年大清兵入廣甯化貞逃已兩日矣周應秋等奏上獄

詞廷弼化貞並論死後當行刑廷弼令汪文言賄內廷四萬金所餽既而背之魏忠賢大恨誓速析廷弼會馮銓亦憾廷弼與顧秉謙等侍講筵出市刊遼東傳譖於帝曰此廷弼所作希脫罪耳帝怒遂以五年八月棄市傳首九邊〔又〕陳文源襄愍公論余讀明史至熊襄愍公按遼時事不禁廢書而三歎也公以文武全才膺邊疆重任其一切戰守之具生聚之訓練之方皆非他人所能及不幸奸黨用事羣迭攻之萬里長城一朝而壞〔案〕遼左今盛京奉天府

臺閣

〔後漢書仲長統傳注〕臺閣謂尚書也〔又竇武傳〕疏曰臺閣近臣尚書令陳蕃等皆國之貞士

媼相

〔宋史童貫傳〕人稱蔡京為公相貫為媼相

閹門

〔明史魏忠賢傳〕當此之時內外大權一歸忠賢自內閣六部至四方總督巡撫偏置死黨而擢崔呈秀弟凝秀為薊鎮副總兵名器僭濫於此為極其同類盡鎮薊遼山西宣大諸扼要地總兵梁柱朝楊國棟等歲時賂名馬珍玩勿絕

白馬

〔歐陽修五代史雜傳〕李振嘗舉進士咸通乾符中連不中尤憤唐公卿及裴樞等七人賜死白馬驛振謂太祖曰此輩嘗自言清流可投之河使為濁流也太祖笑而從之

乳臭 漢書高祖紀漢王以韓信爲左丞相與曹參灌嬰俱擊魏食其還漢王問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

黄羅襦 南史褚彥回傳彥回爲吳郡太守帝寢疾馳使召之入曰吾近危篤故召卿欲使著黄羅襦黄羅襦乳母服也案明史宦官魏忠賢傳長孫乳媼曰客氏素私侍魏朝所謂對食者也及忠賢入又通焉客氏遂薄朝而愛忠賢忠賢益市珍膳玩好因以獻長孫導之遊戲得長孫歡光宗崩長孫嗣立是爲熹宗未踰月封客氏奉聖夫人及帝大婚御史畢佐周劉蘭請遣客氏出外大學士劉一燝亦言之帝戀戀不忍舍曰皇后幼賴媼保護俟皇祖大葬議之案熹宗即位時年十五

桑榆 後漢書馮異傳光武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陳東 薛應旂宋元通鑑徽宗宣和七年太學生陳東伏闕上書請誅蔡京童貫等六人以謝天下又高宗建炎元年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食已東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乃與歐陽澈同斬於市

孟博 後漢書黨錮傳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建寧二年大

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李賢注]李膺杜密

揩

[案]揩與枝支同

委鬼

[明史五行志]萬歷末年有道士歌於市曰委鬼當頭坐茄花遍地生北人讀客為楷茄又轉音為魏忠賢客氏之兆[案]綱目三編委鬼謂魏術則析其字為客也與此稍異

妖狐

[說文]狐妖獸鬼所乘也騶賓王討武曌檄狐媚偏能惑主[案]明史宦官傳魏忠賢自萬歷中選入宮隸太監孫暹夤緣為皇長孫母王才人典膳諂事魏朝朝數稱忠賢於安安亦善遇之長孫乳媼曰客氏素私侍朝所謂對食者也及忠賢入又通焉兩人深相結長孫嗣立忠賢客氏竝有寵未踰月封客氏奉聖夫人客氏淫而很忠賢不知書頗強記猜忍陰毒好諛帝深信任此兩人兩人勢益張

百八罡煞

見書幾社考後

猴

[明史魏忠賢傳]尚書周應秋太僕少卿曹欽程等號十狗以外又有十孩兒四十孫之號[碧血錄]人變迹略天啟甲子秋冬閒逆璫擅政屠戮縉紳其門有五虎五彪五狗十孩兒二十小孩兒四十猴猻五百義孫之屬

樹求倒

猻松玠談藪曹泳侍郎娶碩人厲氏餘姚大族女方泳盛時鄉里奔走恐

後獨碩人之兒廚德斯不然泳怒帥越時德斯爲里正泳風邑人官脅治百端竟不屈會之甫班乃遣介致書於泳啟封乃樹倒猢猻散賦一篇袁枚隨園詩話明季國事危矣姚雪菴大司馬在朝有友畫猴兒抱藤眠枯樹上寄之題云猴兒要醒而今醒莫待藤枯樹倒時

銅駝

晉書索靖傳靖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

杜鵑

見聞錄嘉祐末康節邵先生行洛陽天津橋聞杜鵑聲歎曰北方無此物不及十年其有江南人以文字亂天下者乎

拜鑰

詩周頌

破甑

蘇軾黠鼠賦入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無失聲於破甑

北使

文同送東坡行詩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陳洪範北使紀略闖寇肆虐逼犯北京先帝賓天宗社淪喪洪範世受國恩驚聞異變泣償同仇徒跣至鎮江願大宗伯薦往北使蒙我皇上面命謹對國事多艱惟命所之義不敢辭部議兵部侍郎左懋第太僕寺卿馬紹愉偕行以銀十萬兩金一千兩緞絹一萬疋爲酬謝之儀因以祭告祖陵奠安先帝后封吳三桂爲薊國公

秋風

晉書文苑傳張翰辟齊王冏東曹椽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蓴菜羹鱸

魚膾遂命駕歸俄而齊王敗人皆謂見幾而作

豺狼【漢書孫寶傳】侯文署東部督郵對寶曰豺狼當道不宜復問狐狸

卷施【爾雅釋草】卷施草拔心不死

蕭艾【離騷】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

衙衣【案】李遜之三朝野紀萬燝疏劾魏忠賢値有皇女子之變忠賢乘上哀而激之怒以爲借事瀆擾命於午門前杖一百時六月十七日也巳刻旨下隨有內侍數十輩蜂擁燝寓將燝捽髮牽衣而去自寓至午門三四里一路拳踢棍毆至午門巳氣息奄奄矣

折齒【案】明史周順昌傳順昌至京師下詔獄許顯純鍛鍊坐贓三千五日一酷掠每掠治必大罵忠賢顯純推落其齒自起問曰復能罵魏上公不順昌噀血唾其面

白簡【丹鉛總錄】古彈文白紙爲重黃紙爲輕故云臣聊用白簡以聞今御史白簡郎其事然未聞有黃簡者矣【案】今之章奏俱用白紙但各官本俱用印惟御史不用印故曰白簡

六月霜【戰國策】鄒衍事燕惠王左右譖之繫於獄衍仰天而哭六月飛霜【張說獄箴】匹夫結憤六月飛霜【宋之問和姚給事詩】寵就黃扉日威飛白簡霜

扶服【史記伍子胥傳】吳太宰嚭與子

胥有隙因譖於王王使使賜子胥屬鏤之劍子胥乃告其舍人曰抉吾眼縣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

拔釘〔五代史雜傳〕趙在禮罷宋州人喜其去相謂曰拔去眼中釘豈不樂哉〔古今風謠〕丁謂逐寇準京師為之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中釘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及謂得罪人以為報云

欲一腔血〔桼熊襄愍公集〕再請救書關防疏洒一腔之血於朝廷付七尺之軀於邊塞

一丸藥〔劉琨答盧諶書〕譬猶彌年疾疢而欲以一丸消之其可得乎

虞淵魯戈〔淮南子〕日入於虞淵〔又〕魯陽公與韓戰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

宣項〔後漢書董宣傳〕宣為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殺人因匿主家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叱奴下車格殺之主訴帝帝令宣謝主宣不從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俛帝笑因敕強項令出

秦頭〔宋稗類鈔〕謝石拆春字謂秦頭太重壓日無光忤檜死於戍

一網打盡〔宋史蘇舜欽傳〕欽與劉巽用鬻故紙公錢召妓樂會賓客王拱辰廉得之諷其屬魚周詢等劾奏因欲搖動杜衍事下開封府劾治舜欽與劉巽俱坐自盜除名同時會者皆知名

士因緣得罪逐去十餘人王拱辰等喜日吾一網打盡矣九鼎左桓二年傳案明史崔呈秀傳熹宗崩廷臣入臨內使十餘人傳呼崔尚書甚急廷臣相顧愕眙秀入見忠賢密謀久之語祕不得聞或言忠賢欲簒位呈秀時未可止之也以二十四大罪通鑑綱目三編忠賢肆惡日甚漣抗疏列其大罪二十有四疏上忠賢懼甚求解於韓爌爌不應遂趨帝前泣訴且辭東廠而客氏從旁為剖析王體乾等贊之遂溫諭留忠賢而於次日下之漣疏嚴旨切責千奴北史崔宏傳胡眾雖多而無猛健主將所謂千奴共一膽者也咋舌史記灌夫傳杜門咋舌徐陵與楊僕射書情禮之懟將同逆鱗忠孝之言皆因咋舌熊廷弼汪文言獄通鑑綱目三編阮大鋮與左光斗魏大中有隙囑其同官傅櫆劾汪文言與光斗大中交通為奸利獄上止坐文言廷杖除名無株及者方忠賢得櫆疏喜甚欲借是羅織東林而獄遽解志不逞梁夢環知忠賢恨未已復劾文言詔立逮之於是東林之禍作而徐大化亦希忠賢旨獻策日但坐移宮則無贓可指若坐納楊鎬熊廷弼賄則封疆事重殺之更有名忠賢

以爲然乃令許顯純復鞫文言五毒備至使引漣等納廷弼賄文言仰天大呼曰世豈有貪贓楊大洪哉至死不承顯純遂即日斃之而具獄以上漣光斗各作二萬大中純三千化中六千朝瑞一萬以大章四萬餘各多所牽引漣光斗六人逮下詔獄南星三才等俱削籍下所在撫按追贓爰書既上忠賢大喜矯詔布告四方謂儀京遵旨確查疏自二帝賓天東林一類羣附奄黨謂楊漣之疏出於熊手鄒元標會審之日舞弄文墨而廷弼不可逃也季遜之三朝紀要汪文言者歙人也因黃正賓以交於諸君子後遊長安與光之廟伴讀王安善因爲指說當世人品某邪某正安信之庚申中歲王鼎湖再泣擁護幼主鼎新朝政劉南昌與王安同心共濟文言實綢繆之後璫黨欲借文言口殺楊左諸公復令御史梁夢環疏參璫逮問卒死詔獄然至死不肯屈服以贓誣楊左其人固有足多者廖敬持東林同難錄附傳汪文言字士光初爲縣胥後援例入太學題授中書舍人遊公卿間以節概著一時賢士大夫樂與之交噬臍左莊六年傳

緹騎陳鼎熹宗原本本紀天啟六年二月蘇杭織監李實疏參原任應天巡撫周起元幷周順昌高

攀龍李應昇周宗建繆昌期黃尊素等皆遣緹騎追之案緹騎即校尉也明史職官志校尉力士僉民間丁壯

瓜蔓

明史景清傳燕師入諸臣死者甚衆清獨爲之委蛇班行人怪之一日早朝衣緋懷刃入先是欽天監奏異星赤色犯帝座甚急帝故疑清及朝清獨著緋搜得所藏刃詰責清奮起曰欲爲故主報仇耳遂磔於市族之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案王鏊守溪筆記文皇至金川門百官迎拜江次清獨直立罵不已乃命左右抉其齒且抉且罵含血直噀上衣乃命醢之罪及九族久之上晝寢夢清入殿追之上曰清猶能爲厲耶乃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其說與本傳異

鎮撫五刑

明史刑法志刑法有創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東西廠錦衣衛鎮撫司獄是已是數者殺人至修而不麗於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極舉朝野命一聽之武夫宦豎之手良可歎也田爾耕許顯純在熹宗時爲魏忠賢義子楊漣左光斗輩坐贓比較立限嚴督之兩日爲一限輸金不中程者受全刑全刑者曰械曰鐐曰棍曰拶曰夾棍五毒備具案左忠毅公年譜鎮撫用刑之具凡五一械堅木爲之長尺五寸闊四

寸許中鑿兩孔著臂上跐受刑時亦不脫一鎖鐵為之寸許卽環瑞也長五六尺豎左足上以右足受刑不便故也一棍削楊榆為之長五尺曲如七執手處大如人小指著肉處徑可八九分每用棍以繩急束其腰二人踏繩之二端使不得轉側又用繩緊兩足一人負之背立使不得伸縮一桚楊木為之長尺餘徑四五分每用桚兩人挾受桚者起跪以索力束木之兩端隨以棍左右敲之使桚上下則加痛一次棍楊木為之二根長三尺餘去地五寸許貫以鐵條每根中閒各幫桚三副凡夾人則直豎其棍一人扶之安足其上急束以繩仍用棍一具支足之左使不移動又用大打一根長六七尺圍四寸已上者從右畔猛力敲足脛〔又〕熹宗原本本紀〔論〕余作是稿皆以下東林諸賢於北鎮撫司為文後同事者悉改為詔獄余以為不然夫詔獄者天子之獄也北鎮撫司雖日天子之獄實逆璫私有者也烏可以天子之獄而斃諸賢良乎故悉仍其舊

羅箝

〔唐書酷吏傳〕李林甫欲除不附己者以吉溫與羅希奭為侍御史二人隨其所欲鍛鍊成獄號羅箝吉網

妖芝

〔明史顧大章傳〕大章等被逮祕獄中忽生黃芝光采遠映及六

人畢入適成六擬或以爲祥大章歎曰芝瑞物也而辱於此吾輩其有幸乎已而果然

涇棍　左忠毅公年譜天啟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下鎮撫司逐日追比諸君子俱黑色而頭禿用尺帛抹額裳上膿血加染七月十三日各毒打三十棍棍聲動地嗣後受杖諸君子股兩俱腐各以帛急纏其上二十一日比較公與楊公俱受全刑魏三十棍周顧各二十棍是日兩棍涇重倍常且儘力很打故呼號之聲甚慘

南衙　杜氏通典分宰相爲南司故稱南牙寺官爲北司故稱北寺

五彪五虎　明史魏忠賢傳於時外廷文臣則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夔龍倪文煥主謀議號五虎武臣則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主殺戮號五彪案左忠毅公年譜每鎮撫比較日侵晨各家屬持銀伺候大門內當事者到後衙役出問各屬本日納銀多少報數訖方出手牌喚家屬入二門隨跪門之左右以次交銀納銀不敢爭輕重之衙亦不敢問多寡之數納已急驅而下

東市　漢書鼂錯傳吳楚七國反以誅錯爲名上令錯衣朝衣斬東市

呼列祖列宗　趙吉士續表忠記許顯純迎奄意酷刑坐贓漣惟呼太祖

高皇帝不少屈卒斃於獄趙之死士襄壓身鐵釘貫
耳慘毒萬狀暴屍六晝夜蛆虫穿穴僅以血衣裹
置棺中舉命之日白氣貫斗機 仁義 宋史文天祥傳
歸無葬地置於河側天下冤之 天祥臨刑殊從
容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 文天祥零丁洋
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 心丹 詩人生自古誰
無死留取丹 血碧 莊子外物篇伍員流於江萇宏死
心照汗青 於蜀藏其血三年化爲碧 楊大
洪先生獄中絕筆 嗟嗟擬心爲國安邀死路生有果
於朝紳死無禆於君德虛存忠直肝腸化作萇宏碧
血留箔干日 白甘露 舊唐書李訓傳太和九年十一
虹死且不暝 月帝御紫宸班定韓約不報平
安奏日金吾左伎院石榴樹夜來有甘露訓奏日甘
露降祥俯在宮禁陛下宜親幸左伎觀之上令宰相
兩省官先往視之既還日臣等恐非眞甘露上日韓
約妄耶令內臣往視之至左伎聞幕下有兵聲須臾
內官率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閤門遇人輒殺宰相王
涯賈餗舒元輿方中書會食聞難出走諸司從吏死
者六七 白首 嬾眞子禍福茫茫不可思大都早退是
百人 先知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

時右白樂天遊玉泉寺詩李訓鄭注用事公知其必敗輒自刑部侍郎乞分司而歸東坡志林樂天爲王涯所譖謫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在洛適遊香山寺有詩云云案潘岳贈石崇有白首同歸之句及遭刑俱赴東市崇顧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矣樂天蓋用此事

青燐 王充論衡人之兵死也其血爲燐血者生時之精氣也

赭衣 荀子正論篇殺赭衣而不準注以赤土染衣故曰赭衣

茄花 見上

冰山 見白行簡開元天寶遺事楊國忠權傾天下四方之士爭詣其門進士張彖者陝州人也有勸彖令修謁國忠可圖顯榮彖曰爾輩以爲楊公之勢倚靠如泰山以吾所見乃冰山也後果如其言

木子歌 宣室志冠天師嵩山銘記所謂木子滿天下乃言唐氏受命甘澤謠載許雲封事曰樹下人是木子木子李字也案明史流賊李自成傳牛金星薦卜者宋獻策長三尺餘上讖記云十八子主神器自成大悅又李巖造謠詞曰迎闖王不納粮使兒童歌以相煽從自成者日衆

火樹 蘇味道上元詩火樹銀花合案陳子龍有乙酉上元滿城無燈詩

端禮碑 宋史徽宗紀崇甯元年九月籍

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彥博等凡百有二十人御書刻石端禮門〔續〕資治通鑑攷異元祐姦黨姓名有二碑一立於崇甯元年之九月徽宗手書刻石置端禮門凡百有二十人首文彥博一立於三年之六月徽宗手書刻石置文德殿門之東壁凡三百九人首司馬光又命蔡京書大碑頒之天下

金人

〔堅〕瓠集王安石死後門生子壻蔡氏父子相繼得政鑄寶鼎列元祐諸賢司馬光而下姓名於其上以安石比禹稷而以司馬光諸公為魑魅及金人入汴見鑄鼎怒而擊碎之

潼亭

〔後〕漢書楊震傳震為樊豐等譖死歲餘順帝即位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乃下詔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葬畢乃飛去震孫奇靈帝時為侍中帝曰卿強項眞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

復壁

〔後〕漢書趙岐傳岐逃難四方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孫嵩見岐察非常人遂以俱歸藏岐複壁中數年後因赦乃出

酒傭

〔後〕漢書李燮傳固被收姊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名姓為酒

家衛

吉翂 南史孝義傳吉翂字彥霄馮翊人初父爲吳興原鄉令爲吏所誣逮詣廷尉翂年十五乞代父命武帝異之乃宥其父

元慶 柳宗元駁復讐議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讐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臣竊獨過之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是守禮而行義也

嘗膽 史記越世家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臥即仰膽飲食必嘗膽也

完卵 後漢書孔融傳融被收詔使者曰二子可得全乎時融大兒九歲小者八歲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有完卵乎

陽武 見書武宗外紀

司農笏 新唐書段秀實傳宰相陽炎欲城原州秀實言方春不可興土功炎謂沮已遂召爲司農卿朱泚反召秀實計事源休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並語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耶遂擊之案崇禎即位旣誅逆魏周忠介公之子似蘭上復讐疏劾倪文煥毛一鷺李忠毅公之子遜之疏請以新贈官階封及父母黃忠端公之子宗羲詣闕

訟父冤手鐵椎椎許顯純又捶崔呈秀之鯁軸魏志
胸拔其鬚歸而焚之告於忠端公之墓　高堂
隆傳從命奔走惟恐不　燕客雜錄碧血錄燕客傳略
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　燕客不知何許人
亦不詳其姓氏客於燕故曰燕客平生耽酒任俠重
然諾惡富貴鄙夫過窮困交則獨喜好經世學尤明
天文兵法乙酉春或告客北地饒名酒及感慨之士
負笈徒往將抵易州間訪田荆其人論千秋契道中
聞六君子之獄與慨然曰此六君子者世所謂賢豪
長者也今死矣藉令在百世以上聞其風猶唏噓涕
弔可當吾世而不識其面乎遂走燕都旅泊詔獄左
右易吏人衣日逐與輿夫馬圉相歡狎久之混入鎮
撫因得見諸公之顛末諸公亦竊知客為有心人遺
言遺扎多默付之客一日被酒語次冤諸君子之事
為邏者所察蹤跡垂及復作賈人裝疾馳而南計盡
一日馳三百里方脫虎口今人間所傳天人合徵錄
客盡九死而得之云趙懷玉碧血錄序錄成於燕客
首紀死忠者二十一人姓名次載六君子獄中遺筆
次附天人合徵錄而以天變人變終之客可為有心
人矣案燕客雜錄即黃煜所刻碧血錄漫翁序云楊

中丞云虛存忠直肝腸化　文集明史經籍志楊漣文
作萇宏碧血遂取以爲額　集三卷左光斗奏疏
三卷文集五卷魏大中逆案劉心學四朝大政錄懷
藏密齋集二十五卷　宗郎天子位魏忠賢自
縊崔呈秀歸薊州上諭刑部曰逆惡魏忠賢擁除厮
役憑藉寵靈睥睨宮闈荼毒良善并開國而妄分茅
土逼至尊而自命上公盜帑弄兵陰謀不軌逆婦客
氏傳遞聲息把持內外崔呈秀委身奴附無君無親
朋擾威福之權大開捐納之禍無將之誅國有常刑
著行原籍撫按魏忠賢於河間府戮屍傳遞崔呈秀
於薊州斬首示眾魏志德發煙瘴地永遠充軍誥命
槪行追奪凡厥黨與并宜嚴懲李夔龍吳淳夫倪文
煥田吉行原籍撫按追贓解邊完日發附近衛所充
軍田爾耕許顯純著原籍監候處決崔應元楊寰孫
雲鶴行原籍撫按發邊衛充軍各犯誥命通行追奪
又諭吏部都察院等官曰朕惟帝王憲天出治首辨
忠邪臣子致身事君先明逆順經溧人臣無將之戒
律嚴近侍交結之條邦有常刑法罔攸赦豈逆魏忠
賢狠狡下才備員給使傾回巧智黨藉保阿初不過
窺頤笑以市陰陽席寵靈而登富貴使庶位莫假其

羽翼何蠢爾得肆其毒痡乃一時外廷朋奸誤國實繁有徒或締奸宗盟或呈身入幕或陰謀指授肆羅織以居善良或祕策合圖收利權而篹兵柄甚且廣興祠頌明著首功倡和已極于三封稱頌浸淫于無等醜成逆節致長燎原及朕大寶嗣登嚴論慶沛元兇逆蘖交第芟除尚有餙罪邀功側身竄正以望氣占風之面目詭發奸指佞之封章跡其矯誣惡容錯貸朕鑒之寀既審特命內閣部院大臣將發下祠頌紅本參以先後論核奏章臚列擁戴詔附建祠稱頌贊導請欵以據律推情再三定擬先正奸逆之首麗于五刑稍寬貸從之誅及茲三䟽于是以七等定罪魏忠賢客氏磔死日首逆同謀兵部尚書崔呈秀等六人結交近侍提督操江都御史劉志選等十九人結交內侍次等大學士魏廣微等十一人逆孽軍犯東平侯魏志德等三十五人諂附擁戴軍犯內監李實等十五人結交內侍末等俱配贖大學士顧秉謙等百二十八人祠頌不謹例冠帶閒居大學士黃立極等四十四人詔刊布中外為欽定逆案

紹述

宋史紀事本末哲宗紹聖元年以章惇為尚書左僕射時帝有紹復熙豐之志首起惇為相于是專以紹

述爲國是遂引其黨蔡卞等居要地任言責協謀報復

南渡

續資治通鑑宋康王構即位于應天府建炎三年二月南渡案明史崔呈秀傳逆案既定其黨日謀更翻王永光溫體仁陰主之帝持之堅不能動福王時阮大鋮冒定策功起用其案始翻

旁礡

莊子逍遙篇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礡萬物陸德明釋文引司馬曰旁礡猶混同也

道學

宋史紀事本末王淮風鄭丙上疏言近日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蓋指朱熹也帝從之案明史馬士英傳阮大鋮名在逆案士英復引用日事報復時有狂僧大悲出語不類大鋮欲借以誅東林及素所不合者因造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目內大悲袖中海內人望無不備列將窮治其事士英不欲興大獄乃當大悲妖言律斬而止

泰昌

明史光宗本紀光宗神宗長子也萬歷四十八年八月即皇帝位以明年爲泰昌元年九月乙亥朔崩于乾清宮在位一月

選侍據宮

明史后妃傳帝崩李選侍尚居乾清宮外廷恟懼疑選侍欲聽政大學士劉一燝兵科給事中楊漣等上疏力爭選侍移居仁壽殿楊忠烈公墓志光宗崩李選侍踞乾清宮

羣奄教選侍閙皇長子不聽出度外庭無可如何楊公漣首定大計謂大行在乾清羣臣哭臨畢即擁皇長子升文華殿呼萬歲暫御慈慶宮須選侍移宮而復則羣奄之計格矣初詔乾清宮奄人持梃詰何公大璫奴才下梃御之將及宮門內侍傳李娘娘命追呼拉還者至再公復手格此退之皇長子旣居慈慶選侍猶据乾清不肯去宣言將垂簾公抗論于朝房于披門于殿廷者日以十數此小豎于麟趾門者一此閤臣方從哲及大奄于朝者再選侍乃移一號殿而天子復還乾清移宮之日舊豎叫呼聲淚迸咽言選侍能于九廟前殺我則已今日不移宮死不出矣聲徹御坐殿陛皆驚帝語近侍鬍子官眞忠臣也

顧命 書序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案明史楊漣傳鄭貴妃爲李選侍請皇后封選侍亦請封貴妃爲皇太后漣光斗乃倡言於朝貴妃封號尤乖典常請亟寢前命疏上越三日帝召見大臣并及漣帝溫言久之數目漣語外廷毋信流言遂逐文昇停封太后命再召大臣皆及漣漣自以小臣預顧命感泣誓以死報

魑魅 左宣三年傳杜注魑山神獸形魅怪物 案倪元璐浮邱左公行

狀公有深識又言近見宮府夠連魍魎畫見以宵小託婦寺以婦寺起戈矛擬陰感召大亂日生原其本末皆由穢濁故徵人以品徵 蒼 鷹 史記酷吏傳郅都酷品以淸凡此數言悉以學問蒼鷹爲中尉獨先嚴列侯宗室側目 干 將 吳越春秋干將作劍 刀砍東風而視號日蒼鷹 干將陽日干將陰日莫邪

案碧血錄楊大洪先生血書謎今死杖下矣癡心報主愚直讐人久拚七尺不復挂念不爲張儉逃亡亦不爲楊震之仰藥欲以性命歸之朝廷不圖妻子一環泣耳打問時枉坐以贓私命殺人之獻媚五日一比限限嚴旨家傾路遠交絕一途窮身非鐵石有命而已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仁義一生死于詔獄難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惟我身副憲臣曾受顧命孔子云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持此一念終可以見先帝于在天對祖宗與皇天后土天下萬世矣大笑大笑還大笑二刀砍東風於我何有哉漫翁碧血錄序楊中丞諸篇章草于鎮撫血肉淋漓之餘讀之可涕可舞至于刀砍東風疑聞道矣 浮 邱 左忠毅公年譜公生之辰月當大斗因命名曰光斗字共之浮邱其自號也 赤 多 漢官儀御史冠獬豸

冠獬豸神羊此獸主觸不直楚王獲之以爲冠秦滅楚以其冠賜執法近臣服之

以忠義

左忠毅公年譜公性拓落好購奇書不計直每讀忠孝節義傳記臨卧朗誦一過

應山疏

明史左光斗傳光斗草奏劾忠賢及魏廣微三十二斬罪擬十一月二日上之忠賢詗知先二日假會推事與趙俱削籍

道鄰

方苞左忠毅公逸事史可法聞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于禁卒卒引入微指左公處史前跪抱公膝而鳴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眥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拄者不速去無俟姦人構陷我今即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肝肺皆鐵石所鑄也案宋之正六安生祠記史可法字憲之號道鄰

如炬

南史檀道濟傳道濟見收憤怒氣盛目光如炬

佞佛

晉書何充傳充與弟準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案碧血錄顧公生平佞佛於生死之際了無畏怖見家人啼哭輒大笑曰淚緣情生任情則爲人天種子不

能上蓮花寶座汝輩
慎勿作兒女子態

賈彪

〔明史顧大章傳〕朝中朋黨
角立正士日摧大章慨然
日昔賈彪不入顧廚之目卒西行以解其難余向與
東林疏可以彪自況也乃入都補國子博士與朝士
通往來陰察其交
關育際清流賴之

福清　南昌

〔吳〕應箕熹朝忠節死臣
〔傳〕福清葉相南昌劉相
有微嫌兩相皆賢者而關于羣小于是大章及繆昌
期卒善解之〔案〕明史列〔傳〕葉向高福清人劉一燝南
昌
人

洛蜀

見書幾
社考後

覺路

〔李〕白歸山寄孟浩然詩〔云〕金繩
開覺路寶筏渡迷川〔案〕王鴻緒
明史稿顧大章〔傳〕楊漣等五人既死羣小聚謀謂諸
人潛斃于獄無以厭人心宜付法司定罪明詔天下
乃移大章刑部獄大章詞氣不撓李養正等一如鎮
撫原詞以移宮事牽合封疆坐六人大辟爰書既上
忠賢大喜矯詔布告四方仍移大章鎮撫大章慨然
曰吾安可再入此獄呼酒與大部訣趣和藥飲之不
死投繯
而卒

虞山

〔案〕虞山指常
熟顧忠裕公

錫山

〔案〕錫山謂
顧憲成也

衡臺戇直

〔宋史紀事本末〕哲宗元祐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
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諸賢不悟各爲朋黨以相訾

識惟呂大防秦人戇直無黨案碧血錄周公因戇直之上居獄中常大言曰死亦何難只須尺布便了熹朝忠節死臣傳周朝瑞號衡臺

翽鳳詩大雅神羊見上鬼蜮詩小雅家書蠅字案碧血錄周公家書一通向藏顧公處周死獄情加嚴無從得出顧作蠅字帖密付客客持金侯詔獄後戶至周尸出日厚賄獄卒獲之後客南還託友人寄其家前此周氏合宗不知公有遺墨也熙宇熹朝忠節死臣傳袁化中號熙宇

龍性顏延之嵇中散詩鸞翮有時鎩龍性最難馴良知明史王守仁傳守仁餘姚人爲教專以致良知爲主碭駭揚雄甘泉賦回猋肆其碭駭兮李善注碭過也廣雅駭起也

輪囷鄒陽上梁王書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魏公多難案魏鄺園先生自譜萬歷二十四年丙申二十二歲館于陵夏君興叔父病不起叔父丕昔最愛敬予而三從兄某父不以爲子兄亦不以爲弟叔父每憐而衣食之出入與俱予宗故軍籍南郊公爲長支無子叔父嗣祖遺軍田二十八畝以供軍需合族分受久矣南郊所自置產非軍產

也而某乃鼓族人而訟時叔父有子午孫三歲矣舉族為利所哄而族子以一人挺持其開刃攢于胸時子婦一向滯外家先孺人念予婦子婦亦時時念先孺人儻一塵于城中新街姑婦相傍也渺兒新產而族人日集而噪于室老者言死飢者言食強者言毆言殺無休時而發者則又向南郊公云我輩弟惡之衆甚何敢得罪叔父南郊公頗為所愚目予若轉貽之戚者而予挺持無二意郡縣亦俱是予言諸耽耽者亦私有以餌之午弟家得無敗而予于族樹怨矣

魏公晚達

棨魏廓園先生自譜萬歷三十七年己酉三十五歲中二十二名為元趾戴師本房第二卷云四十四年丙辰四十二歲試畢郎南至東阿聞報中二百九名本房為等軒商師也廷試賜同進士出身三甲第十三名觀大理寺政六月選行人司行人意有所不可輒于衆前否否人搖首吐舌之不顧而遂以貿時人之忌矣

景逸

明史魏大中傳自為諸生讀書砥行從高攀龍受業棨孫慎行思鄒諸公志略攀龍號景逸歷官都察院左都御史

孝烈

明史魏學洢傳學洢字子敬為諸生好文有至性大中被逮學洢號慟欲隨行大中曰父子俱碎無

爲也乃微服閒行刺探起居大中擬學洢慟幾絶竟號泣死崇禎初有司以狀聞詔旌爲孝子案明詩綜魏學洢鄉人諡孝烈先生

私自譜檻車

案碧血錄有魏廓園先生自譜漫翁碧血錄序魏給諫自譜于檻車道上敘生平爲詳中及同志矛盾語存其眞不欲刪從來小人之乘君子未有不起於君子之自隙者也後之君子是可以觀

河嶽

文天祥正氣歌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

斧鑕

戰國策樂毅報燕王書恐抵斧鑕之罪漢書項籍傳顏師古注質謂鍖也古者斬人加於鍖上而斫之也

古詩十九首續解序

古詩十九首鍾記室詩品云驚心動魄一字千金文心雕龍云婉轉附物怊悵切情要皆紹已亡之風雅垂茝襭之英華元音元氣鍾毓一時作者以無意發之篇不可以句摘句不可以字求也東西兩京歷年四百枚傳數子異曲同工昭明以姓氏失傳不能臆據槩之曰古以冠雜詩大抵加沅湘之逐臣蘼蕪之棄婦伯奇孝子之握蠶犢沐荷夫之感雉河梁降將握手而魂慚山陽死友經廬而腸斷夢有羇旅之勞壽無金石之固故在心爲志言哀已歎往復無端正變各出噓六合之天籟

飲三百之嫡乳其間牽牛織女意倣大東兔絲女蘿情同車舝古歎枉駕雞鳴雄雉之遺秉燭夜遊蟋蟀山樞之旨雖公幹升堂陳思入室方斯盛躅難步後塵矣注釋之家自五臣而後無慮十數雎陽吳氏長洲王氏句梳字櫛大有發明然徵實者穿鑿懸解者恍惚又各附見全編世無專本近得嘉興張補山徵士古詩十九首解一卷讀而愛之會心不遠幽花顧而嫣然古調獨彈流水因之百折樂府妃豨之解無當卮言玉溪錦瑟之篇已息訟喙特以析理爲宗數典尚略因采各家評注續錄於後詩學問津此爲寶筏付弟輩繕寫涉筆誌之

覺詩亡而後廣陵散猶在人間也

鍾記室 南史梁文學傳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衡陽王元簡出守會稽引爲甯朔記室專掌文翰遷西中郎晉安王記室嶸嘗求譽于沈約約拒之及約卒嶸品古今詩爲評言其優劣云

文心雕龍 南史梁文學傳劉勰深被昭明太子愛接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

元音 李華詩黃鍾叩元音律呂更循環

元氣 揚雄解嘲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閒李商隱韓碑詩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

東西兩京 後漢書張衡傳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少善屬文時天下太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十年乃成 案漢高祖都長安是爲西京傳十一帝并高后孺子嬰歷二百一十四年附僞新十五年更始三年合二百三十一年光武中興都洛陽是爲東京傳位十三帝一百九十六年

枚傳 漢書枚乘傳乘字叔淮陰人也李善文選注並云古詩蓋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然詩云驅車上東門又云遊戲宛與洛此辭兼東都非盡是乘明矣

昭明以失其傳故編在李陵之上徐陵玉臺新詠謂青青河畔草西北有高樓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東城高且長明月何皎皎七首是枚乘作後漢書文苑傳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也文心雕龍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乎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案孤竹一篇謂十九首冉冉孤生竹篇也

異曲　韓愈進學解子雲相如異曲同工

昭明　南史梁武帝諸子列傳昭明太子統字德施武帝長子也生而聰叡讀書數行並下引納才學之士討論篇籍商榷古今閒則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爲常薨時年三十一諡曰昭明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誥文言爲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爲英華集二十卷文選三十卷

沅湘　王逸楚詞注沅湘水名餘見書王羲上柳枝詞後

蘼蕪棄婦　古詩上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

伯奇　琴操履霜操尹吉甫子伯奇母亡後妻譖之取毒蜂綴衣領令伯奇掇之吉甫怒放伯奇于野伯奇乃集芰荷以爲衣采楟花以爲食晨朝而履霜自傷見放于是援琴鼓之而作此操曲終投河而

死〔案〕又犢沐見三山遊見說苑仙詞草序 **河梁降將** 〔昭明文選序〕降將著河梁之篇〔漢書〕李陵〔傳〕陵字少卿少為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武帝拜為騎都尉將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至浚稽山與單于相直連戰兵敗遂降〔案〕陵與蘇武詩三首有云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故曰河梁篇也 **握手** 蘇武古〔詩〕握手一長歎淚為生別滋 **山陽** 〔後漢書〕范式傳式與汝南張邵為友邵寢疾篤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邵歎曰恨不見吾死友若二子者吾生友爾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 **經廬** 向秀思舊賦〔序〕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其後各以事見法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晏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將命適于遠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 **夢有羇旅勞** 〔古詩〕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 **金石** 〔古詩〕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 **在心為志** 〔毛詩序〕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正變各出** 〔鄭元詩譜序〕文武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

樂而有頌聲興焉謂之詩之正經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于陳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

六合

梁元帝纂要天地四方曰六合

天籟

莊子齊物論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又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

三百

史記孔子世家古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禮義者三百五篇論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鍾嶸詩品古詩其體源出于國風

嫡乳

談苑建州陸羽茶經尚未知之但言福建等十二州未詳往往得之其味極佳江左近日方有蟎面之號李氏別令取其乳作片或號曰京挺的乳

牽牛

古詩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

織女

古詩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

大東

詩大東跂彼織女終日七襄又睆彼牽牛不以服箱

兔絲女蘿

古詩與君為新婚兔絲附女蘿

車舝

詩小雅車舝五章

古歡

古詩良人為古歡枉駕惠前綏

鷄鳴

詩鄭風雞鳴三章

雄雉

詩邶風雄雉四章

秉燭

古詩晝短苦夜

長何不秉燭遊

蟋蟀山樞

詩唐風蟋蟀三章山樞三章案顧炎武日知錄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何以異乎唐詩山有樞之篇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綏蓋亦邶風雄雉于飛之意牽牛織女意彷大東兔絲女蘿情同車輦

公幹陳思

鍾嶸詩品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陳思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于廊廡之間矣案魏志曹植字子建封陳王諡曰思劉楨字公幹

盛躅

漢書敘傳注鄭氏曰躅迹也三輔謂牛跡處為躅

後塵

莊子田子方昔顏淵問于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其後矣崔駰集與竇憲牋幸得充下館序在眾賢後塵杜甫戲為六絕詩句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

五臣

呂延祚進五臣集注文選表臣覽古集至梁昭明太子所撰文選三十卷往有李善時謂宿儒推而傳之成六十卷乃求衢州常山縣尉呂延濟都水使者劉承祖男良處士張銑呂向李周翰等記其所善名曰集注

會心

世說言語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也

嫣然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嫣然一笑惑陽

城迷下蔡

古調獨彈

劉長卿彈琴詩古調雖自愛今人多不彈

流水

荀子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伯牙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巍巍乎加泰山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洋洋乎若流水

樂府

漢書禮樂志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案孝惠二年夏侯寬已為樂府令則樂府之立未必始于武帝也

妃豨

古樂府有所思妃呼豨秋風肅肅晨風颸東方須臾高知之注妃呼方言豨走也案王阮亭池北偶談江南士人擬古樂府有妃來呼豨豨知之之句蓋樂府妃呼豨皆有聲而無字今訛以妃為女呼為喚豨為家湊泊成句成何文理

后言

莊子寓言篇后言日出注酒器滿則傾空則仰比之于言因物隨變也

玉溪

新唐書藝文志李商隱玉溪生詩三卷陳直齋書錄解題玉溪生集三卷李商隱自號此集即前卷中賦及雜著也

錦瑟

黃朝英緗素雜記義山錦瑟詩山谷讀之殊不曉其意後以問東坡東坡曰此出古今樂志錦瑟之為器也其絃五十其柱如之其聲也適怨清和以中間四句配之一篇之中曲盡其意劉貢父詩話錦瑟當時貴人愛姬之名計敏夫唐詩

紀事錦瑟令狐楚青衣都穆南濠詩話李商隱錦瑟詩人莫曉其義劉貢父謂是令狐楚家青衣名也近閱許彥周詩話云錦瑟之爲器其柱如其絃數其聲有適怨清和又云感怨清和昔令狐楚侍人能彈此四曲詩中兩聯狀此四曲也乃知錦瑟非青衣之名貢父失之于不考耳馮浩玉溪集注斷定爲悼亡之詩思華年原擬諸老也莊生曉夢用鼓盆事藍田日暖用吳宮事皆指夫婦而言曰無端曰不憶者云從何得此佳婦曰惘然者早知好物不堅牢屈復玉溪生詩意錦瑟詩解者紛紛有言悼亡者有言憂國者有言自比文才者有言思侍兒錦瑟者不可悉數凡詩無自序後之讀者就詩論詩而已其寄託或在君臣朋友夫婦昆弟間或實有其事俱不可知自三百篇漢魏三唐男女慕說之詞皆寄託也

析理 莊子判天下之美析萬物之理

數典 左昭十六年傳

問津 論語

寶筏 見天啓六君子贊序

繕寫 顔會遺編錄文字謂之繕寫劉向上晏子序皆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

涉筆 李昭玘永興提刑謝到任啟委轡下車勤吏民之趨走據鞍涉筆擁文墨之紛紜

廣陵散 晉書嵇康傳康嘗遊

于洛陽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辨因索琴彈爲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姓字〔又康別傳〕孫登稱康臨終之言曰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固之不與

廣陵散于今絕矣